

LA DAME AUX CAMELIAS 茶花女

(法) 小仲马著 李玉民译

经典文库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LA DAME
AUX CAMELIAS
茶花女

(法) 小仲马著 李玉民译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茶花女/[法]小仲马著;李玉民译. —上海: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2004

ISBN 7-80681-522-8

I. 茶... II. ①小... ②李... III. 长篇小说-法国-近代 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91019 号

茶花女

著 者:[法]小仲马

译 者:李玉民

责任编辑:汝东

封面设计:陈楠

出版发行: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

<http://www.sassp.com> E-mail:sassp@online.sh.cn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890×1240 毫米 1/32 开

印 张:7.875

插 页:2

字 数:177 千字

版 次: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681-522-8/I·087

定价:17.5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译 序

说来也怪,《茶花女》在世界上是流传最广的名著之一,而在法国还称不上是一部经典杰作,也就是说进不了学校的课堂。在课堂之外,《茶花女》在舞台上成为久演不衰的保留剧目,还由威尔第作曲改编成歌剧,可以入选世界歌剧十佳;至于搬上银幕的版本就更多了,世界著名影星嘉宝等都演饰过茶花女。可见,从名气上讲,《茶花女》不比任何经典名著逊色。

就是在法国文学界,也无人不承认,《茶花女》是一举成功的幸运之作。1848年,小说《茶花女》一发表,就成为热点的畅销书;四年后,改编的戏剧得以公演,又一炮打响。小仲马春风得意,成为文坛的宠儿。此后,小仲马又创作并发表了许多小说和戏剧,有些还轰动一时,但是都已不值一提,只是在他的桂冠上陪衬那朵大茶花的绿叶。总之,到了1870年大仲马去世的时候,小仲马的荣耀已经完全遮蔽了父亲的名声,他拥有广大的读者和观众,被许多人视为他那时代最伟大的作家。1875年,小仲马进入法兰西学士院,可谓功德圆满,成为四十位“不朽者”之一。

对于这样一位成功的作家,称颂者自然大有人在,其中不乏乔治桑、托尔斯泰、莫泊桑等名家,但时至今日,批评之声仍不绝于耳。最新的批评之作,就是摆在我面前的这本《茶花女与小仲马之谜》,写于1981年,作者以尊重史实的态度,披露《茶花女》神

话的底细。书中这样一段话特别引起我的注意：

“她将在祭坛上为资产者的体面而献身。”小仲马为自己虚构的“纯真爱情”辩白，对父亲说：“我希望一举两得，即同时拯救爱情与伦理。既然也赎了罪，洗涤自身的污秽，任何权威都不可能指责我选择了一个婊子当小说的女主人公。有朝一日，倘若我申请进法兰西文学院，他们也无法说我颂扬过淫荡。”^①

这段话又让我想起我本不愿理睬的、一种对《茶花女》的最轻蔑的评价，即说这是一部“玫瑰露”小说。写一个名妓的故事则是不争的事实，而这名妓又确有其人，名叫玛丽·杜普莱西，一个沦落风尘的绝色女子。且不说纨绔子弟、风流雅士趋之若鹜，大仲马也与之有染；单讲小仲马，1844年二十岁，就得到比他大半岁的玛丽的青睐，很快成为她的“心上情人”。可是一年之后，两个人就因争吵而分手，小仲马给玛丽写了《绝交书》。

小仲马想跻身文坛，试笔不成，早就打名妓玛丽的主意，开始搜集写作的素材。就在玛丽患肺病咯血期间，他写成了小说《茶花女》，又改编成剧本，首演被称为19世纪最重大的戏剧盛事。

小仲马的创作命运已定，此后不管他又写出多少作品，《茶花女》都是他惟一的，始终是他成功的基点和顶点，也一直是对他的评价或毁或誉的起点和终点。

此后小仲马的全部文学创作活动，都旨在逃出《茶花女》这个

^① 引自《茶花女与小仲马之谜》第5页。波罗·德尔贝什著，沈大力与董纯合译，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9月重印版。

魔圈,逃出这块骷髅地,另建他的文学王国;他要走下十字架,坐上真正的文学宝座。

于是,他开创了“命题戏剧”,主张“戏剧必须服务于社会的重大改革,服务于心灵的巨大希望”。他按照这种主张创作的一些剧本,连题目都已命定:《半上流社会》(1855)、《金钱问题》(1857)、《私生子》(1858)、《放荡的父亲》(1859)、《妇女之友》(1864)……

于是,无论在法国进入第二帝国时期,还是变成显贵们的共和国,小仲马始终以伦理的权威自居,高举社会道德这杆大旗。

于是,他不失时机地忏悔青春时期的行为:“读者朋友,我怀着对艺术的热爱和尊重,写了所有这些剧本,惟独第一种例外,那是我花一周时间炮制出来的,单凭着青年的胆大妄为和运气,主要是图钱,而不是有了神圣的灵感。”

他所说的“例外”,当然是指《茶花女》,令人深思的是,围绕着给他带来最大名利的这部作品,他总是否定别人肯定的东西。

想当初,小仲马写《茶花女》时,抛却功利的动机不说,他毕竟是写自身的一段感情经历,尤其这是同一个红极一时的名妓不可能长久的恋情,即使原本原样写出来,就已经有很大看点了,更何况是美化(艺术加工)了呢?

小仲马自然不会简单地叙述同妓女的爱情故事,否则他就真的创作出一部“玫瑰露”小说了。他感到必须“同时拯救爱情和伦理”,才不至于落个颂扬淫荡的恶名。因此,他一方面把这段放荡行为美化为“纯真爱情”,另一方面又准备为了伦理而牺牲掉爱情。

应当指出,这种美化的高明处,就是通过忏悔的口吻来完成的。小仲马采用忏悔的手法,在一定程度上,固然是模仿普莱伏

神甫的《玛侬·列斯戈》，也是受缪塞的《世纪儿的忏悔》的启发。但是，最大的区别就在于，一般意义的忏悔，总是悔痛自己的所作所为，而小仲马悔痛的却是他在现实中莫须有的、仅仅在作品中才有的思想和行为，这就是他成功的创新。

在小仲马的笔下，一次放荡行为转化为“纯真爱情”，阿尔芒一片真心追求茶花女，却总误解玛格丽特的真情。故事自始至终，二人都在表述这种心迹。更令人叫绝的是，阿尔芒和茶花女要争取社会和家庭的认同，把他们不为伦理所容的关系纳入伦理的规范，获得合法的名分，为此不惜一切代价，只可惜碰到不可逾越的障碍，从而酿成悲剧。

F·萨尔塞 1884 年谈到《茶花女》时，有这样一段话：“这个年轻人根本不在乎规则，也不理睬他所不了解的传统习惯。他将这个热辣辣、活生生的故事搬上舞台，再现日常生活的各种细节……他却没有想到引入生活细节的同时，就更新了戏剧的力量，进行了一场变革……这是舞台上所见到的最真实、最感人的作品之一。”

正是这种“热辣辣、活生生的故事”，给了作品以感人的力量，给了作品以长久的生命力。但小仲马却认为这是要赎的“罪”，要洗涤的“污秽”；他认定《茶花女》的成功是他忏悔的成功。的确，伪装成纯真爱情的放荡，再加上忏悔的调解，既符合当时社会的道德观念，又能满足了那些上流社会和半上流社会人士的欲望了。

然而，小仲马混淆了，或者根本没有分辨清艺术的成功和社会的成功。他错误地以为社会的成功就是艺术的成功。《茶花女》之后四十年的文学创作，小仲马在社会成功的路上步步攀登，不断地忏悔他的原罪《茶花女》。

四十年社会成功的掌声与喝彩一旦静下来,他的众多作品放到《茶花女》旁边,就显得多么苍白。

白白忏悔了四十年。

他仿佛要夺回那四十年,就在1895年亡妻之后,他又娶了比他年少四十岁的亨利埃特·雷尼埃。

新婚半年之后,他便去世了。

应小仲马临终的要求,家人没有把他葬到他家族在故乡维莱科特雷的墓地,而是葬在巴黎蒙马特尔公墓,离茶花女玛丽·杜普莱西的坟墓仅百米。

这也许是小仲马的最后忏悔。

李玉民

2003年6月于北京花园村

目 录

| | |
|-----|------|
| 1 | 译 序 |
| 1 | 第一章 |
| 7 | 第二章 |
| 14 | 第三章 |
| 21 | 第四章 |
| 30 | 第五章 |
| 39 | 第六章 |
| 47 | 第七章 |
| 59 | 第八章 |
| 68 | 第九章 |
| 78 | 第十章 |
| 91 | 第十一章 |
| 103 | 第十二章 |
| 112 | 第十三章 |
| 122 | 第十四章 |
| 133 | 第十五章 |
| 140 | 第十六章 |
| 150 | 第十七章 |
| 157 | 第十八章 |

| | |
|-----|-------|
| 165 | 第十九章 |
| 172 | 第二十章 |
| 178 | 第二十一章 |
| 187 | 第二十二章 |
| 195 | 第二十三章 |
| 204 | 第二十四章 |
| 216 | 第二十五章 |
| 225 | 第二十六章 |
| 240 | 第二十七章 |

第一章

依我看,只有认真学习了一种语言,才可能讲这种语言,同样,只有多多研究了人,才可能创造出人物。

我还没有到能够编造故事情节的年龄,也就只好如实讲述了。

因此,我诚请读者相信本书故事的真实性,书中的所有人物,除了女主人公之外,都还在世。

此外,我所收集的有关事实,大多在巴黎都有见证人,他们可以出面证实,假如我的见证还不足以服人的话。再者,多亏了一种特殊的机缘,惟独我能够把这个故事记述下来,因为我是故事最后阶段的惟一知情人,而不了解最后阶段的详情细节,也就不可能写出一个完整的感人故事了。

这些详情细节,我是这样获知的。

那是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二日,我在拉菲特街看到一大幅黄颜色的广告,是拍卖家具和珍奇古玩的消息,在物主去世之后举办的拍卖会。广告没有提及那位逝者的姓名,仅仅说明拍卖会将于十六日中午到下午五时,在昂坦街九号举行。

广告还注明,在十三日和十四日两天,感兴趣者可以去参观那套住房和家具。

我一向喜爱古玩,这次机会我决不错过,即使不买什么,至少

也要去开开眼。

次日,我就前往昂坦街九号。

时间还早,不过那套房间已经进入参观了,甚至还有几位女士:她们虽然身穿丝绒衣裙,披着开司米披肩,乘坐的豪华马车就在门外等候,可是展现在眼前的豪华陈设,她们看着也不免惊诧,甚至感叹不已。

后来我才领会,她们为何那样感叹和惊诧了,因为,我一仔细观瞧,就不难发现自己已进入了一名高级妓女的闺房。那些贵妇,如果说渴望亲眼看看什么的话,渴望看的也正是这类交际花的宅内闺房,而进入参观的恰恰有上流社会的女士。须知此类交际花,每天乘坐马车兜风,将泥水溅到贵妇的马车上,她们还到歌剧院和意大利人剧院^①,就坐在贵妇隔壁的包厢里,总之,她们肆无忌惮地在巴黎炫耀妖艳的美貌、炫目的珠宝首饰以及风骚淫荡的生活。

女主人既已逝去,我得以置身于这套房中,就连最贞洁的女子也可以长驱直入了。死亡净化了这富丽堂皇之所的污浊空气。况且,真需要解释的话,这些最贞洁的女子也情有可原,说她们是来参加拍卖会,并不知道是谁的住宅,说她们看了广告,就想来瞧瞧广告所列的物品,以便事先选定,这种事再普通不过了。当然,她们在所有这些奇珍异宝之间,也无妨探寻这名交际花的生活痕迹。而此前,她们无疑听人讲过她那无比奇妙的身世。

只可惜,隐私也随女神一同逝去,那些贵妇无论怎样搜索,也仅仅看到逝者身后要拍卖的物品,丝毫也没有发现女房客生前出

^① 意大利人剧院:原址是舒瓦泽尔-斯坦维尔旅馆,用以接纳意大利演员,故名,后经整修,改名为喜歌剧院。

卖了什么。

不少东西自然值得一买。室内家具和陈设十分精美，有布尔^①制作的巴西香木家具、塞夫尔^②的和中国的瓷瓶、萨克森^③的小雕像，还有各种绸缎、丝绒和花边的衣物，可以说应有尽有。

我跟随先到的那些好奇的贵妇，在这套住宅里转悠。她们走进一间挂着帷幔的屋子，我刚要跟进去，却见她们笑着退出来，就好像为满足这种新的好奇心而感到羞愧，这反倒更加激发了我进屋瞧瞧的欲望。这是一间梳妆室，还原样摆满极为精美的化妆品，充分显示这女子生前何等穷奢极欲。

靠墙一张三尺宽、六尺长的大桌子上，欧科克和奥迪奥^④的珠宝制品闪闪发亮。真是一整套精美的收藏品，数以千计，都是这套居所的女主人不可或缺的，无一不是金银制品。然而，这么多收藏，只能是逐渐聚敛，绝非是一场艳情之功。

我看一名妓女的梳妆室，并不感到愤慨，而是饶有兴味地观赏，不管什么都看个仔细，发现所有这些精雕细琢的物品上，均有各自不同的徽记和姓氏的缩写字母。

所有这些东西，每一件都向我显示这个可怜姑娘的一次卖身，我边看边想道：上帝对她还相当仁慈，没有让她遭受通常的惩罚，而让她在年轻貌美和奢华生活中香消玉殒，须知年老色衰，是交际花的第一次死亡。

① 布尔(1642—1732)：法国乌木雕刻家，创造出镶嵌铜饰和鳞饰的新型高级家具。

② 塞夫尔：法国小镇名，位于巴黎西南，以生产瓷器著称。

③ 萨克森：德国东部地区，以生产瓷器、皮革著称。

④ 欧科克和奥迪奥：当时最负盛誉的金银首饰匠。奥迪奥是帝国风格的大首饰匠，制作了法兰西银行的茶炊和拿破仑儿子的摇篮。

事实上,还有什么比放荡生活的晚景,尤其一个放荡女人的晚景,更为惨不忍睹的呢?这种晚景,尊严丧失殆尽,也丝毫引不起别人的关切。她们遗恨终生,但并不是痛悔走错了人生之路,而是悔不该毫无算计、挥霍了手中的金钱,这是让人最不忍卒听的事情。我就认识一个昔日的妓女:过去的风流不再,只留下一个女儿,据她同时代的人说,女儿差不多跟母亲年轻时同样漂亮。母亲将这可怜的孩子养大,如果不是为了命令她养老,就绝不会对她说:“你是我的女儿。”这个可怜的姑娘名叫路易丝,她顺从母意委身于人,并不出于自己的意愿,也毫无激情,毫无乐趣可言,就好像大人要她学会一种职业,她便干了那一行似的。

这个姑娘自小就目睹放荡的生活,始终处于病态的境况中,又过早地堕入这种生活,她身上的善恶意识也就泯灭了,而且,谁也没有想到要发展上帝也许给了她的善恶辨别力。

这个姑娘几乎每天在同一时刻,都到大街上游荡,那情景我终生难忘。当然也总由她母亲陪伴,那么勤谨,恰似一个亲生母亲陪伴自己的亲生女儿。当时我还很年轻,也准备接受我那时代轻薄的道德观念。然而我还记得,目睹在监护下的这种卖娼行为,我也不免心生鄙夷和憎恶。

此外,那种清白无辜的情态、那种忧郁痛苦的表情,在处女的脸上也是绝无仅有的。

简直就是一副“听天由命”的形象。

有一天,这姑娘的脸豁然开朗。这个有了罪孽的姑娘,在母亲一手操办的堕落中,似乎也得到上帝赐予的一点幸福。归根结底,上帝把她造就成一个软弱无力的人,为什么就不能给她点儿安慰,好让她能承受住痛苦生活的重负呢?且说有一天,她发觉自己有了身孕,不禁喜悦得发抖,毕竟她心中还存留一点儿贞洁

的思想。心灵自有其奇特的隐避所。路易丝高兴极了，跑去把这消息告诉母亲。按说，这种事羞于启齿，然而，我们在这里不是随意杜撰伤风败俗的故事，而是叙述一件真事；况且，我们若不是认为对待这类女人，人们不倾听就严加谴责，不经判断就极力蔑视，因而应当不时揭示她们所受的苦难的话，那么这种事我们最好避而不谈。我们说羞于启齿，但是母亲却回答女儿说，她们母女二人度日就很艰难，再添一个人更难生活了，还说这种孩子要了也白扯，怀孕简直就是浪费时间。

第二天，一个接生婆来瞧路易丝，我们只需指出她是母亲请来的朋友。路易丝卧床数日，下床后比以前脸色更加苍白，身体更加虚弱了。

三个月之后，一个男人对她产生了怜悯之心，力图治愈她的心灵与肉体的创伤，可是，流产这一最后的打击太猛烈，路易丝还是不治身亡。

她母亲还在世，怎么过活呢？只有天晓得。

我在观赏那些银器的时候，脑海里又浮现了这个故事，有一阵工夫仿佛陷入沉思，因为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，一名看管者在门口监视，以免我偷窃什么物品。

我看到引起那人极大的不安，便走上前，对那个老实厚道的人说道：“先生，您能不能告诉我，原先住在这里的人叫什么名字吗？”

“她叫玛格丽特·戈蒂埃小姐。”

我闻其名，也见过面。

“怎么！”我又对看管人说，“玛格丽特·戈蒂埃去世了吗？”

“对，先生。”

“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”

“我想是三个星期之前的事儿了。”

“为什么让人参观她的住房呢？”

“债主们认为，这样安排只能提高拍卖的价钱。这些纺织品和家具，人们事先看了就会有印象；您也明白，这样做能鼓励人们购买。”

“这么说，她负了债？”

“唔，先生，她负了很多债。”

“那么，拍卖的钱也准能抵债啦？”

“还会有剩余。”

“剩余的钱归谁呢？”

“归她家里人。”

“她还有家吗？”

“大概有吧。”

“谢谢，先生。”

看管人明白我的来意，也就放了心，向我施了个礼，我便走了出去。

“可怜的姑娘！”我往家走时，心中暗道，“她死的情景一定很凄凉，因为在那种圈子里的人，必须身体健康才会有朋友。”我情不自禁，怜悯起玛格丽特·戈蒂埃的命运来了。

这在许多人看来，未免显得可笑；的确，对于沦落为娼妓的女子，我总是无限宽容，甚至不想费心为这种宽容争辩。

有一天，我去警察局办护照，瞧见旁边一条街上，一名妓女被两个宪兵抓走。我不知道她干了什么事，我所能讲的，就是她这一被逮捕，就不得不同才出世几个月的孩子分离，她亲着孩子，热泪滚滚而落。从那天起，我再也不能一见女人就随便鄙视了。

第二章

拍卖会于十六日举行。

参观与拍卖间隔一天，好容易挂毯工人摘下帷幔、窗帘等物品。

回到消息灵通的首都，总会有朋友告诉重大新闻，当时我旅行归来，却没有听说玛格丽特之死，这也是自然的，没人把这当做要闻。玛格丽特长得很美，然而这类女人讲究奢华的生活，越是惹人议论纷纷，死的时候就越是无声无息；好似那些每天升落而黯淡无光的星球。假如她们正当青春韶华便逝去，那么她们从前的所有相好就会同时得知消息，只因在巴黎，一位名妓的所有情人，几乎总能亲密相处。大家交换同她相好的一些往事，但是每人还照旧生活，不会受这一事件的干扰，甚至连一滴眼泪也不会掉。

如今这年头，人一到二十五岁，就不会轻易落泪了，眼泪变成极为稀罕之物，就不可能随便为一个女子抛洒，顶多哭哭双亲，那也是与他们养育时的付出相等值。

至于我，尽管玛格丽特哪一件梳妆用品上，都找不见我的名字缩写的字母，但是出于我刚才承认的这种本能的宽容、这种天生的怜悯心，我还是想到她的红颜薄命，也许她并不值得我久难释怀。